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二十四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録

名臣下

黄都御史公紱河南封丘人曾祖思豫事　高皇帝掌大常編伍沅州又徙戍平越故紱起雲南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歴南刑部郎遇事飈發山立必行巳意忤時貴弗恤人或笑黄郎中呆然竟以廉直名譚千戸者大猾也素結交權貴人嘗奪民蘆場權貴人業與千戸酒食往來莫能劾紱素自敕不逼人餽遺乃盡法繩治之斥蘆場歸民以四川恭

議督松茂餉鋤勢豪叅政行部崇慶旋風起輿前遮道不得行綖曰汝寃氣耶姑散吾為若理風遂巳抵縣無驗也乃齋宿禱諸城隍神夢有神告之縣西寺者旦召屬吏問是縣西何許豈有寺乎曰無之有寺去縣西四十里而近卽部吏急抵寺閉之寺當孔道負山綖曰是矣盡縶寺諸僧有僧年少狀獰惡逕其額洗之巾痕也急訊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貲有妻女卽又分其妻女匿之窟宅中為淫乃盡按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侵官糧論如法為吏嚴錢谷出入精

律比蜀人稱神進湖廣布政使僧繼曉托掃墓至
疑其逸館之已果奸露執送京師進副都御史撫
延綏警邏邊堠諸防畢飭嘗行道望見川中飲馬
婦貧無衣獨片布遮其下體則大慚俯首悲涕自
恨曰嗟乎身爲巡撫顧令健兒家貧至此極耶何
面目復驅之戰守爲也於是預出邊卒餉者三月
延綏邊最貧往大臣巡撫者哀自奉即健兒凍餓
死不問而延綏人素朴忠即凍餓死無怨言至是
聞紱言則皆感泣下會有詔毀菴寺令汰尼率給
配鰥軍於是軍中人靡不願出死力爲黃都堂擊

虜自效者陞戶部尚書益守法無顧忌威稜截然盡華財賦內外諸宿弊歧左都御史入院甄御史行能委之火差簿于庭曰事貴得人豈資勞所限哉居無何太息曰吾歷事五朝更中外最久官文職極品足矣又中磊磈含尾石積猜忤者衆禍詛有量哉遂引年乞骸去無何卒敕塋祭如華所爲奏疏及政蹟悉棄不錄李夢陽曰近世仕人甘寵餙譽稍有樹立要歌徼頌立祠樹碑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橫機巧自生又言論務彌縫必矣黃公焚奏章自泯其嘉美視今汲汲流今信後者

何如耶

張尚書悅南直隷華亭人少凝静篤於學以行能爲鄉里所推及居官任職以不欺爲主本天順中舉進士爲刑曹郎卽爲朝士所嚴不敢有請寄嘗有復者曰有所親當逮某不敢撓公法而情無以拒第問訊時乞公假一詞知某嘗有言可矣比訖事問之曰此其人無大罪業訊之巳據法寬之矣敢僞言市恩乎聞者歎服以副使督浙江學試卷例糊名悅不用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而請寄砼砼不得行又善甄拔人成化初以湖廣按察使入覲

時尚銘在東廠刺事方面入覲者羣趨之悅獨堅不往銘銜之竊伺察無所得而罷及銘敗愈益知名歷陞工侍郎　敬皇帝嗣位諸大臣相率求去悅不可日更新之始當竭忠徇國豈可輒去爲名高乎改吏部佐王尚書倚信之兩攝選衆議翕然應詔陳遵舊章恤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以上又上　修德圖治疏皆見納爲閣學士徐丘所不喜改南兵尚書贊機務凝重簡靜上下安之悅平居謹畏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

人遠甚所獻爲皆公無私故事業偉然今之人去古人遠甚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濟之以私乎已六疏乞歸賜璽書加宮保致仕悅素性清約歸杜門見風俗侈益留意節儉雖大賓至不殺牲曰以助薄俗也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楊文懿公言吾友三人時敏廷秀鳳儀皆始官刑部爲名卿是時部尚書有華容黎淳常山樊瑩烏程閔珪歸德潘禮淳安胡拱辰廷平劉璋都御史熊繡之倫皆清約著名而濬晚節尤苦去尚書歸田廬躬耕稼不入城府盜夜往掠之僅粟數升一嬖衮而止盜驚嘆

叩頭曰使在官者皆公我輩豈有盜哉又廉不近
名君子以爲難態卒家無以爲生大僕少卿何孟
春上疏言竊見致仕都御史繡事母能孝事兄能
弟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
徇公推賢嫉惡不徼時譽不侈近功言無爽於屬
垣行弗虧於顧影屏居日久生事蕭條　聖朝表
勵清賢不吝恩霈惟繡操履宜軫宸衷詔賜謚莊
簡月給米賜其家黎文僖公淳官翰林歷坊詹四
十年乃尚書南禮部耿介寡合私餽一無受事涉
矯詐窮本末必暴白乃已所甚愛有玷行摧抑不

曲庇而重倫尚節敦友誼至終老不衰閔尚書珪
爲司寇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樂工袁林
以罪瘦死獄中邏人以刑部郎丁哲致之死詔逮
治事連御史王下廷訊時以事出中貴莫敢發珪
獨擬如律及吏徐珪以死辨哲寃并獄治竟俱從
末減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爲功大理少卿
吳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死獄中　上大怒意一
貫致之死也親廷鞫欲置之重辟珪與都御史戴
珊爭曰天祥誠襲虜倖功一貫當之是也即不然
亦獨推按不實罪止流　上怒不解珪力諍曰儻

一貫寘重辟後邉臣得無啓釁倖禍乎　上悟止
謫一貫官宣撫逮妖人李道明蔓延百餘人廵撫
者欲張以爲功珪讞罪止道明餘悉縱免正德初
閹禍作乃老劉尚書璋爲叅政時山東饑道殣相
望蒸爲疫同官五人染其三以死璋廵行窮荒邑
畢至倒廩勸分藥病掩骼民全活甚夥轉浙左轄
歲儉軍食匱幾爲變徑支公帑金二萬五千兩餉
之乃後聞撫鄖陽鄖陽旱璋至而雨蝗盡死撫四
川加意儲蓄歲連饑頼以濟入爲工部尚書謹潔
莊整無躁動無疾言爲三事標表旣歸敝屋猶故

一戶稅不增一石童僕鬻販自給泊如也論者以爲
有東郭順子之廉子產之惠杜祁公之憂國云
張憲副昺浙慈谿人也大父楷官僉都御史平巨寇
有功昺少自樹立成化中登第知鉛山縣事求利
民立規條簡便有法越數十年不能易有巫能役
鬼物呪咀人立死人畏事恐後昺擒至榜笞數百
自若也是夕大風揚沙石蔽天遶屋錚錚鈴索聲
衆益駭以爲果神人也頌請釋昺卒致之死縣城
南有西洋廟觀盡怪旁郡男婦祈禱充道路昺毀
殿撤像祠以爲便民倉擢南監察御史糾劾無顧

忌戚寧伯王越挾太監汪直釁邊咼丙曰是且爲國家害不小抗疏劾之辭連內閣司禮爲中外交怨未發也會守備南太監薛琮慕求見不許又劾之琮訐奏咼丙作威謫南通政司經歷轉四川按察司僉事理塩法塩法清有寃獄訴御史必屬張僉事御史曰是理塩法不得與獄訟其人曰令獄者貲巨萬非張僉事孰有不爲物浼者能洗民寃耶盖著信如此遷副使守備建昌黎州鎮守馬太監者信術士周慧爲燒煉將進之咼聞驚曰是且爲郴泌即擒慧置獄錮極邊居歲餘度終不能容乃老

歸四明環堵蕭然家人糠粃不贍而超然容與日
經史自娛嵗大侵撫大臣聞昺窶甚餽之金堅不
受病且殆謂所知曰君努力今人才知自勵者少
能扶樹一日即國家一日元氣蓋終老憂世如此
憲廟末年事多故　敬皇帝旣嗣位開言路斥權幸
盡罷去先朝諸弊政而庶吉士智首應詔言事語
具智事中時進士李文祥者湖廣麻城人故與萬
安孫弘璧同舉安欲引使附已遣弘璧告之文祥
不可獨與智及御史湯鼐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
人吉仁進士敖毓元等游高自許與文祥上新政

疏請一權立法進賢黜奸廣言路納諫諍召詣左順門中官傳 旨詰中與再造語爲不祥從容辯對而出安擬旨除陝西咸寧丞蓋困之也尋召爲兵主事明年再以御史印馬請內閣萬安劉吉尹直語之曰近詔書 上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公等增之耳再退即以其語劾奏言罔上歸過疏留中已而安直皆免則大喜日夜與諸同游酣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獨劉吉尚在不足忌可喜也吉大啣之竟爲吉所構與壽州知州槩兵主事文祥庶吉士智俱下獄編伍奪官於是大理寺評事夏

鍭上疏言言官無遷徙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竄之苦則適足以見其難故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日之利第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誠納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且無其名而受盡言之名獨歸於　聖主矣疏入留中已拔劾去鍭浙江僊居人洸毅伉直耻詭隨迎和一介不取與自是言官以直諫著聲者有吳世忠龎泮韓冉吳仕偉之倫時　上不置貴妃獨一后給事中冉言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以廣胤嗣一夫一婦庶人之行也今妃嬪不設而廣

設齋醮以徼福祈嗣不已惑乎仕偉言國初侑廟追王功臣皆佐　太祖皇帝定天下有大勳而子孫下替不沾寸祿於編民無異乞量加恩典俾奉祀此興滅繼絶之仁足以勸功於是開平東甌寧河子孫俱受南錦衣衛指揮使奉祀事

吴都御史世忠字懋卿江西金谿人舉進士官給事中歷兵刑戶吏四科慨然以格君濟世爲務弘治中吏尚書恕爲醫官劉文泰所誣詆閣學士陰主之世忠歎息曰堂堂元老爲小臣所持如此如國體何具疏言人君選用大臣必先視其大節而進

退大臣必先度諸國體恕枉石老臣文泰卑人賤品文泰爲詆誣而　陛下令恕與之辨復紛如對訟是非混淆進退狼狽得無泰甚矣乎使文泰所奏皆實恕所坐匪虛人君扶持國體猶當有所軒輊矧文泰誣者十九而恕坐者十一文泰僅蒙降職恕亦見謂沽名是非予奪得無泰甚矣乎恕年垂八十久當引年料其知機必知所處然　陛下因是而遂聽之則小人得志譁然謂國家老臣可如振槁得無有損於國體乎臣考恕平生難進聖鑒自起評事以至今官辨事廉勤操履孤介奏疏

之剴切威望之隆重天下信之其秉銓衡不受干謁不私親交雖所佌然不忍誣斥此其大節偉然而細行宜亦可略矣　陛下起諸退廢之餘加以保傅之職待之已極用之已盡亦何忍於末路而窘辱棄之哉今中外憤惋愛惜者曰恨不知幾以及於此愛君者曰優待老臣如始終何且王恕所爲得罪獨令人作傳見謂爲沽名耳然傳文作於知巳刋於好事固亦朋友之常情恕見而不怒怒而不毀此亦好事之常習其中詞意時過揄揚則又文士之常態無足怪者而文泰謂其詆毀則誣

矣　陛下寬仁慈愛涵育羣臣如天如海何必以言語文字而罪怒耶竊伏以爲謂王恕不戀名位固不可但其忠介之素實有老臣之風謂王恕不當引去亦不可但爲小臣所詆決非可去之日惟
陛下裁幸戶侍郎劉大夏祭酒謝鐸請老世忠疏大夏忠勤鐸恬退乞勉留以自輔俱報聞大同總兵神英副總兵趙昶爲御史綸所糾命世忠郎訊具得總督都御史劉瓛鎮守太監孫昶諸圯邊備狀
上之因條備邊諸要務以上且言近聞火篩將有來年入寇之意居民多懷室家不保之憂不謀於

令難善其後獄左遷大理少卿昶有辭命大理寺
丞吳一貫覆訊貸之世忠復疏獄十罪且曰大同
於國家爲要邊而賞罰於御將爲大柄臣等所糾
獄昶不法狀言無不實而一貫觀望畏避爲之掃
除將邊鄙陷壞其必由此乞將一貫與臣并下獄
行大同查原問獄辭會官鞫事竟寢會遼東總鎮
官任良李杲等誘殺三衛夷遣都御史佐往郎訊
得實詻貸之世忠又力言不可輕貸且曰治國如
奕棋何可屢錯今邊事所錯非一惟　上裁省俱
報聞壽寧侯鶴齡頗怙　皇后寵爲橫放奏欽賜

河間田勘官未允請覆勘　上遲疑久之侯毋金
夫人請不已有　旨差內官及刑部錦衣衛覆勘
世忠言自古外戚非無財之爲患國家之爲外戚
非能富貴之難而能保全之爲貴也　陛下慎選
中宮篤生　皇太子　祖宗以來希有之事張氏
無窮之富貴在此矣爲鶴齡者正當積陰德以迓
天休守謙約以服衆志如是而已今乃因羣小之
言輒與百姓爭訟於頃畝勝負之間且以謂佃戶
結黨而拖賴勘官任情而出入豈不過哉今百姓
之稍有貲力雄於鄉里小民猶不敢負其租錢詞

其童僕況鶴齡身為皇親莊田又出　欽賜佃戶
小民豈有違約負租毆死人命之理勘官情不獲
已亦豈敢故違公道以自取罪責也哉臣遥度之
此等庄田　欽賜之時止憑口報或未丈量其家
人據數而往不免時有侵陵其佃戶據理而言不
免時有抵對家人怒其敢抗必過為可怒之詞以
報於鶴齡鶴齡少未經事必直述家人之詞以訴
於　陛下則非鶴齡之妄訴實家人之過言家人
之過言由　欽賜之時頃畝未明有以致之也鶴
齡今日誠深思卻顧念百姓乃國家之基本皇親

爲國家之一體將原委官所勘多寡保而有之不復與較上也所勘田土不足原數　陛下別以相應者補之使小民無爭奪之怨皇親無觖望之心抑其次也若信家人虜受之詞必欲求勝部勘未已又差內臣內臣未已又差內外大臣鼓行千里之內蹂踐三縣之郊窮民畏威何所不至非國家之福尤非外戚之福也十三年虜入遼東犯延綏大同世忠因極言京師兵食與將帥大臣天意人心可憂之狀以上略言國家建都北邊創立七十二衛以控胡虜當時軍士食糧見操者不下百萬

人土木之變尚書謙等簡精銳僅十二萬人其餘老幼亦且數萬近法度日寬軍政日壞死絶者有之逃亡者有之將官役占使納月錢者有之軍士包替潜回原籍者有之軍丁無等而賄作紀錄者有之或授各監局捏作軍匠而影射身役或投騰驤等衛假以禁軍不許點閘即令食糧見操之兵其實數無幾矣又加以或供國家興造或爲各官借用或爲所司掊克財力困乏勇氣蕭索前年揀軍出勦永平亦屬夷耳而治軍理裝一月未辦假令大寇壓境欲選精兵一二萬人即日戒嚴其可得

乎此兵之可憂一也　國家太倉之儲本以備軍
祖宗時百萬之衆固可使足十年之食者也近年
支費日廣借用日多光祿供應勳戚賞賜不知費
若干萬倘興師十萬調度百出而欲供應犒賜百
全無闕不可得矣此食之可憂二也正統己巳之
變有石亨楊洪諸人爲之捍禦故時事有累卵之
危而國統有包桑之固邇來將官耳於淫酗子弟
習於膏粱往年大同鐵箭買馬之事曲法貸之宣
府達賊搶殺之事又曲法貸之遼東誘殺要功之
事又曲法貸之賞罰不明人莫自奮故用李杲而

李杲敗用阮興而阮興敗用趙昶劉淮而昶淮又敗令王璽馬昇又以敗告矣大敵臨境若之何待之此將之可憂三也自古國家多事亦賴廟堂大臣負天下之重汲黯司馬光者有以鎮之邇來忠正多斥貪庸獲存既無才以幹國家又無節以決去就死結權貴坐蠹生民／國家多難而欲其折服敵人竦壯國勢何可得也此大臣之可憂者四也　國家數遭狄禍爾國統無恙者則民心未離故也邇來政多乖舛民以怨咨京軍怨於力役京民怨於科差輦轂之下有何大盜而大小人戶盡

編火甲工部管之兵部又管之錦衣衛巡城御史之
五城兵馬又管之一遇小事處處皆急强壯苦於
搯尅婦女苦於奔走中城之地甚至有屋無主其
愁慜可知矣畿甸之民苦於莊田之陪納困於牧
地之徵科又苦於夫役之接遞日不聊生往往逃
竄其愁慜又可知矣畿甸京城之民於人君休戚
尤切平時當極優養緩急方有可賴顧使之不樂
其生一至於此欲其臨難死守又可得耶此民心
之可憂者五也　陛下敬事　上帝允合天心而
數年之間天變屢作火災頻發雲南地震壓覆一

萬餘家大同馬災病死二千餘疋訛言星變有前代所罕聞者嗚呼國之所衛在兵所用在財所統領在將帥所倚賴在大臣與人心天意也而事事可憂如此　陛下以爲安耶危耶且火𥩈父子虜酋中最爲梟獍其夜不設席據鞍以睡此其志氣尤爲不淺　陛下奈何日晏始朝而上下熙恬泄泄然以應之也伏願上念　祖宗付托之重下念四海仰望之切未明而朝宵夜講書輒宴游以圖國計節濫賞以俟有功以齋醮之費而犒邊軍以傳奉之官而惜死士順好惡以收人心謫念慮以

回天意先遣文武大臣經略宣大申明賞罰以肅邊防次將大臣某等冊免而起素有重望如何喬新劉大夏倪岳戴珊張敷華林俊諸人同任國事以從衆望其因言得罪如給事中林廷玉華昶御史胡獻副使楊茂元等亦因召用以收人心則搜揀將材蒐討軍實以次畢舉醜虜聞之將望風遠遁而又何邊境之足憂哉中多詆切傳旨宣責而罷巳世忠復疏邊務救急大計以上請立法賊入境而殺獲者受上賞敢拒敵者次之惟擁兵不救及距敵退怯失事者必誅不貸則恩威兩盡賞罰

不差而人人用命矣世忠在職自國家大體大政
諸建白甚力旁至京師山脉城池街渠靡不纖悉
區畫以告　上優容兼聽未盡施用而終無忤謫
也九載滿遷湖廣參議後累官右僉都御史晉二
邊軍卒世忠孝友執古道遇事慷慨而不屑於氣
節嘗語給事中龐泮言氣節之士當去其憤激矜
其深醇使道腴内潤有持重堅忍之識無驕亢躁
呼之態其善處忍告如此其論救荒之法責[illegible][illegible]
而病遲緩責簡徑而病碎瑣夫人一日不食則[illegible]
三日不食則病七日不食則死矣必品量多寡[illegible]

察真僞淹延展轉而後濟之豈有及矣而主於水利嘗平其論士習以爲今日之士誦程朱現成之言文入耳出口之見淺陋放誕一遇端人正人環笑共訾以爲迂濶矯激苟非明示好惡力加扶抑何以泝道學如綫之脉遏俗學滔天之勢哉乞起謝鐸陳獻章張元禎入柄用以銷偎薄其論靖難死事諸臣言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方孝孺諸人之伏節者夷齊之志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天下之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天下之大慮則萬世之大義不明

太宗時學士錢習禮與練子寧同里爲鄉人所持
太宗聞之曰練子寧若在朕亦當用之況習禮乎
仁宗即位初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宥其子孫
親戚編伍者夫帝王以順人心爲仁以安宗社爲
孝人心所在雖　祖宗未舉者然且舉之以安宗
社況二聖之所已行者哉我朝制度規模遠過漢
宋而士大夫學術節義猶或愧之近士氣委靡日
甚幸　上推恩其論吏治言往府縣官貪者不過
酒肉銖兩之遺今明徵強索動以百計甚者睥睨
於庫藏矣往貪者不過計數和哄之術今嚴刑酷

法動及死生甚者視人命如螻蟻矣往貪者不過甲官小職今進士高第大夫命官時有放濫者矣往貪者公論猶行今不論貪酷而論幹辦不論幹辦而論逢迎苟能逢迎當道奔走權貴雖甚貪鄙不妨旌擢矣天下之廣豈無廉介循良之人時尚如此士因中變　陛下生養小民膏血無幾不忍於此輩而忍於無罪之小民哉諸憂世剴切類如此

罷都諫泮浙天台人少以氣節自負舉進士除工科給事中事　憲宗色莊言厲謇諤自立同僚屬目

弘治初以大水應詔言臣聞　祖宗之朝翰苑儒臣常親左右以備顧問臺部大臣不時召見以商事宜以爲如是而後可以鑑人品之高下咨政治之得失絶姧邪之詭謀杜近習之私請也今朝班經筵之外終年間隔不聞一語吁俞氣象無自復見宜復　祖宗之舊以幸天下他如致仕大學士劉珝彭華尚書李秉鄒幹項忠陳俊胡拱辰輩素效公忠之臣乞時存問聽各敷陳以裨政治第不當濫及匪人以褻　天恩又言忠義之心本乎天性若鷺白烏玄其本然也在上之人所以作成者

何如耳原任壽州知州劉槩律巳居官皆有可取
其與前御史湯鳴數書皆平生學問引君當道之
本心也引夢爲符志在爲國其視赤伏符天書等
事絕無相類奈何以妖言之罪罪之唐堯立誹謗
之木漢文除妖言之令較之東漢黨禁氣象何如
萬世芳穢何如況槩以遺腹之子老母孤兒辛苦
萬狀令僅成人又此重譴行路聞之莫不隕涕乞
恩矜宥使得終養亦孝治天下之一事也又言天
下百姓艱難莫甚於此時而民牧非人坐視不恤
又從而掊克之嚴刑峻罰貧富役貧不可殫述乞

蠲逋省賦而留意於蓄儲内官濫請給元宵燈火
科取天下銅皷工匠皆力疏止之陞刑科都給事
中會御史暢亨以考察爲太監張慶所訐下體勘
而湖州府同知鮑克勤因据亨事爲言泮疏言亨
任考察固其職而内臣小臣得從而掜摭之卽司
是柄者將跋前疐後孰敢爲國家任怨者且慶克
忠彼此交通互激并發傾危實甚幸　上裁察太
監蔣琮爲六科十三道所糾下南都察院逮訊得
末減泮疏其不當貸戚里長寧伯彧壽寧侯鶴齡
囬互爭訐泮劾其非横不當縱中官廣以燒煉進

泮既言物之變化固自有極彼何人斯獨能為此
陛下富有四海加之節用愛人不殖貨利上下一心
確守此道自可充國用於無窮何必狥此虛誕之
為 陛下德為聖人加之清心寡慾不邇聲色使
始終一意確守此心自可綿聖壽於無疆何必溺
此妖妄之術况此輩果能得金於點藥得仙於煉
丹何不閉門高居飛昇脫屣而顧躡嚅權門乞哀
捷徑為蠅狗矣乎已又疏廣招權納賄御下蔽上
者十罪廣以憂死武岡州知州劉遜為珉王訐奏
逮詔獄泮率同列申救詔并逮御史張淳以使事

囘䀀不得與卽申救亦逮尋得釋泮前後疏多惋切得兪允而奉使所至有聲故事諫官久次者必處以卿貳以積忤貴近遷福建叅政再轉廣西左布政使而老

屈伸字引之任丘人弘治中進士官禮科給事中時新進紛紛以大言沓撓新政伸與給諫二三老成慮遠防微屹然鎭以靜重獨勸　上日講謝游觀遇災異罷苛細不言條與利除害數事以上倪文毅歎賞立是其議復上轉吏科陞兵科都給事中虜大入塞首帥提兵至榆林以虜退聞而虜自宅

道入內地張甚伸劾其逗遛請降詔切責永順宣慰彭某縣酋也度地遠陽大言欲帥所部入助戰伸駁之言邊有急無勞遠方助順彭意沮而將帥懼急往搗麗巢以勝還將家子礪職者攀戚畹謀復起越人呂紀者畫工也暨一二兵官皆以內降注官伸率同官力排之事得寢鎮守江南太監卿請柴夫四倍尚書數伸言　祖宗制柴夫獨為庶官養廉耳中官例無之　上為減所請使兩廣能忤輿援直尚書秦紘之誣蚤卒朝野胥惜之是時給事中李漢字充昭豐城人沈默寛裕亦持重

知大體不欲瑣瑣言言必驚動當世周王與行臺大臣交惡詔郎詠漢以宗室尊王以移任廣大臣兩全之使寧藩郤王金不納爲廣吉士時吏尚書裕其從伯父也方握大權第宅在西長安漢引辟僦屋東委巷中日閉其舍見戶內不使與隣見接或問何也曰吾見權貴嚇奕親戚子弟鮮有不同其覆者則不愼之故也後尚書去卒完名不汚云張給事文字經載新喻人弘治中以春秋登第擢給事中有喜色或問之曰吾遇明君吾用春秋時也元夕張燈下有司詔治具文言中官以逸樂玩弄

惑上聽諸司迎望皆當按得頓獄外戚有罪當廷謝稱疾以子代會乾清宮災文引宣榭火著戚臣驕恣是謂遏災火焚宮以聞貴州女苗叛言兵在購馘其首惡也他脇從薊刈徒傷生民無益四川松潘及軍餉運率斛費十金而兵坦妄給獲賞陳奔靡誅文曰蜀憂始此矣爲十議條上之虜大入雲中鄜延尚書請集公卿廷議文疏言本兵耄以輿尸言之易所謂凶請以倪岳戴珊劉大夏代之可也皇莊督賦者類左官退校無賴竄名其中恣爲暴文以爲蹙邦本當戢諸指切時艱身任獨往

若嗜慾如此正德初論新政變更乖剌詆內降害
政言甚剴切若與閹戚爲仇敵者詔奪俸又條六
事上會中風仆而卒

林御史瑭福州候官人貌古執冲晦不爲時俗衒耀
與人居獨端默無言至臨事卓犖不可及弘治中
官監察御史上慎名器重國本七事而名斥柄臣
非才巡雲南言孟密不當立安撫行賄亂事出大
學士安又言鎮守故違玩具淫侈宜鎔毀毋以上
供而諸狐鼠爲幽奸者薰灌殆盡代者繼至殊不
樂然心敬憚之黔國有椽史張聰者盜柄多紛更

受賕事覺都御史聞之怒見辭色璿獨唯唯而已
人曰怒難救也識者曰無亦唯唯者耳旣而都御
史怒果解而璿執如故聰伏辜參將縱麾下私千
崖徭奪印殺人璿覈論參將坐落職土官子安乃
父坐事死獄中酋貪賴其田誣乃叛普賴土官弟
與嫂爭田嫂誣以通黑脚夷入寇皆繫獄十餘年
被累死者百餘人矣璿駁之曰乃誠叛從叛者何
人爲寇暴何鄉黑脚夷誠入寇寇且三千人當有
羽檄調發可覆也事得白自餘平反甚衆璿智而
守以愚動而行以靜正而居以和繁而示以簡無

喜色亦無怒容故法施而人無怨且議者以學行選督南畿學黜浮華重廉退士風醇焉銓曹上爲太僕少卿未命卒瑭孝友仁信學求心身不專爲進取嘗十年不赴會試故靖介如此

約論曰方泰陵時六官禁署方岳言路所以能多賢若此者　天子恭仁　國運康泰累朝培養崇蘊至是畢宣泄於人文也故甸宣弼亮岳峙霆擊入謨出順斗揭漢囘天下具稱其美矣然稽言考世人有隱憂循實效名業無遺質於戲可無念哉

許襄毅公進字季升河南靈寶人舉成化丙戌進士

授監察御史按甘肅山東官吏豪右不法者按劾無所避墨吏至望風辟引去都御史鉞附大閹直攘建州夷為功匿其敗不上為御史强珍所糾直誣珍罪逮下獄進率諸御史疏理諸詔奪俸有道士挾黃白術干湖廣李總兵不遂誣總兵為亂汪直奏逮李百般成獄為巳功下法司讞進發道士奸磔于市得旨戒敕校緝事者直益怒日邏卒偵門以章疏訛字杖午門幾死陞山東按察副使發奸伏如神監鄉試有欲私世家子者執不聽東昌有武官子懐金與所厚生飲肆中是夜武官子被

殺無主名有司疑生逮訊生不勝楚誣服進以尸首不得疑之私計必酒人所爲酒人得錢必易物乃托他事遍取商曆入閱至布商家酒人以次日果易布十數疋則武官子死之明日也一訊而伏納首空𣏌中弘治中以僉都御史廵撫大同經畫諸備邊事疏五十餘上定策應備戰具修墩隍築屯關復軍糧均輸納恤邊軍邊民戎政大修進忠毅有才智能幹旋應變虜入塞列營三十里號六萬進令馬馳行必係帚於尾塵翳障天日夜燃烽火以疑虜虜竟去北王子虎剌兩年三貢貢多者

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所至頗橫至關聞進威名
皆下馬脫弓矢入館戢戢聽命費帑銀犒佳六萬
兩而雲中上谷河曲塞終無虜患代藩諸郡王驕
與巡撫通酒食乾沒芻餉進壹持法行已意諸郡
王頗諱惡之會武邑王聰沐不法進糾劾廢爲庶
人讋動諸郡王諸郡王自是不敢譁四年劾內臣
石岩刻餉撓軍政爲岩所誣詆降兗州知府以寬
簡宜民或問公爲御史時嚴今寬何也曰昔爲法
官今有司也何詎嚴乎倘嚴不知者謂予虐否亦
曰憒悶不堪矣八年哈密叛以馬鈞陽薦爲僉都

御史與都督劉寧昇雪夜行二千里檮之而牙蘭遠遁得玲𥫩城虜遺種八百人登臺請將校欲以爲首功即封侯可得也進曰古行師拊脅從柔遠人期在於戢安吾安忍以多馘爲功哉且此屬業窮請命矣殺之逆天逆天者無後八百人得不死疏請戢罕東諸夷以孤離吐蕃九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平役調餉典水利開屯田去貪奬循格强輯下關隴稱神明十三年虜入大同以左副都御史督大同總兵平江伯銳携貴游子弟與俱覬幸功進痡裁抑爲中貴所不悅已劾總兵畏縮

玩寇勤致仕正德初兵尚書大夏力求去薦進自代進至執手謂之曰公幸來吾可去矣公勉爲國家負荷報 先帝時 上不親政疏乞勸聖學戒游泆攺吏尚書取人先節行後才藝而於抑奔競杜請託尤嚴每銓考訖卽以名第量所授官職判卷首後貴勢有請託不得行左右郎中相傳以爲法時逆瑾專國進不欲媚瑾亦不欲與抗欲調劑濟國會考察天下官瑾得賂欲輒畱諸貪酷吏持不可忤瑾而劉宇欲傾進求冢司遣其黨朱瀛語瑾曰許尚書貌恭耳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剛暴累

得過令欺公舉用又揚言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此何可信也瑾大怒遂矯　旨除名怒猶未解又摭進在大同時出顧役錢募士坐乾沒籍家會瑾誅得解復官致仕卒嘉靖初謚襄毅子八人詒領鄉薦誥事　肅皇帝官戶尚書有傳讃官少保吏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小心守法不敢任喜怒進退人以請老忤旨罷論兵尚書有才略知兵

雍尚書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中知吳縣事吳濱湖湖數為敗泰相湖築堤田有收民德之號雍公陂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寄殺吾女匿尸

湖石中召訊夫夫曰妾亡兩月矣踪迹不可得父脇財乃始知死所非殺也泰驗尸巳訊父曰夫嵜殺汝女汝安知匿石下且此豈兩月尸耶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索賂耳一考而服召爲監察御史吴人饋贈泰不受一錢廵塩兩淮撫竈丁貧窘者甚恩配其貧而鰥者二千人勢家販私塩者收抵罪塩盜屏迹以都御史廵宣大叅將李稽閣學士東陽甥也怙勢爲不法泰具疏欲劾之稽跪堂下稽顙謝乞受責自新泰竟笞如法稽大恨譛之除名泰退居韋曲足不涉城市正德初閹禍作有

勸瑾起時望以厭衆議者起都御史操江泰憤悒不樂時卿佐遷除皆致賂行謝鄉人以喻泰泰曰進退在天若其如我何不謝未幾遷尚書又不謝瑾怒矯旨罷罰粟輸邊諸嘗薦泰者許尚書進馬尚書文升皆坐罪泰歸故堡日焚香讀書與鄉人論農圃不及時政不與上官通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某是某非幸無以泰故屈法卒年八十餘許襄毅嘗言世隆有克亂之才必死之節云

林尚書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授刑曹主事日習法執比櫛容而卒歸之

平恕時　上方寵僧繼曉及寺人梁芳俊以災異
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
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
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鑒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
虜陸梁犯我北鄙邊堠騷擾戍卒怨咨然臣愚謂
此手足之疾耳未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饑荒而關
陝尤甚人民流徙被于荊襄日數萬計甚者闔縣
無人倉廩懸磬拯救無法樹皮草根採取盡竭饑
殍盈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隕涕而撫按三
司等官肉食其地顧盼徘徊專事朦蔽民饑至此

漢不為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謂宜下寛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即遣才力大臣及科道廉能官分賫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起運及鄰封蓄積之糧聽令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饑民抑猶可及濟也抑臣又有說焉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不辟臣誦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為聖明納諫之主奠億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　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

禍而不爲　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
教惟誕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
誣每見於漢唐宋史之間不可泯也妖僧繼曉市
井無賴猥挾邪術詐欺楚府竄身逃罪潛住京師
多方夤緣致蒙　聖眷敢復惑亂　聖聰發內庫
銀數十萬兩蓋造寺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爲誕說
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國祚彌昌民命咸永
邊疆底寧以此啗　陛下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
無益之費　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
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

師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
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然
且不爲況萬無是理而有大害也哉昔衛懿公好
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
有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臣懼
夫不斬繼曉異日之禍誠有未涯也然薦之者梁
芳芳傾覆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
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
進貢買辦爲名盜國帑藏貲財山積尚銘汪直未
能或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夫天下猶身也

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爲疾爲病臣切爲身危之今内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閭井饑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以爲　陛下仁聖之累耶下詔獄謫判姚州弘治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俊行部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俊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無騐遂焚之得金數百鎰輸官償民逋毁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

新學擢湖廣按察使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境內雨雹震電引咎疏時政言貴州調官軍軍苦戰鬪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　王府吉府復增修蓋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且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於創蓋而又難於修葺又居人難充疾疢易生臣謂興岐三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蓋乞循寧襄德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爲著例不報俊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得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俊疏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

歷述漢唐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乞㦸齋醮清役
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
親賢士大夫語具災祥志中時　敎皇帝在青宮
上嗣胤未廣俊傳以爲言已又疏言昔殷武丁爲太
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
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
民情爲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福
而伏禍也今農畝細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愼敎子
以守先業況太子國本　天地祖宗華夷所付託
耶今　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

多處宮中少就外傳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
名禮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南光祿少卿楊廉
充講讀官其資序不合實行可取如致仕按察副
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處士劉閔恭慎醇
粹學行高古於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使爲宮
僚而令閔以布衣入侍更勑各部翰林院科道官
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充則涵煦薰陶宜有裨益
而推立教之本於　聖躬已屢疏乞休又薦時中
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饑
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宣

上德汰官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為大務賑荒鋤慝褒表賢孝一主於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廵撫廵行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弘山賊巢單車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至今追頌時寧庶人貪猾為怙害取祿米過倍官校豪奪民利俊至優結之不為動奏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為著令已濠奏府殿請易琉璃瓦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持盈善慶毋洩吳王几杖之賜濠大啣恨時濠雖暴橫然未有逆萌或以為過後卒反人尤服其先識內艱歸陛副

都御史起再撫江西俊恐爲濠所椅齕力辭不起

四川盜僭王號賊藩省大臣起巡撫四川宣布威

德勦撫竝行四川平會瑾誅上疏言昔夙汝衛殷

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閹寺國

爲無人也今賊瑾謀逆危於千鈞一髮而舉朝文

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文武

無人亦　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如

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耶今瑾雖誅黨

魁猶在終日失刑請擇宗室育宮中而召用先朝

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復舊

政意指斥用事者故大臣交忌　旨下詰責時諸
邊征勦宦者必屬其子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
切拒絶權幸忿益惡會與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
者謂盜衰易與無所事俊可其奏命下朝論大駭
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後去蜀而兩川之寇復
作矣寧庶人反俊聞報即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
銃并抄火藥方手書與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勉令
竭忠討賊時言官交薦不起嘉靖初　天子在藩
邸知俊名入繼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辭敦促轉
刑部尚書未至即疏　祖宗親儒臣故事乞傾心

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驕氣平以出政
布令又言今太倉之儲盡於無名之冗食小民之
蓄盡於無名之誅求　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
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冀萬
有一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
盡廢矣又言移易風俗乞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
行之成約質渾樸之風旣至命侍經筵會署罷講
俊具疏　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貴緝熈禹
惜分陰經筵聽講頗不謂勞文華清燕亦不謂褻
如　陛下天禀全智年方志學又進學之會願毋

輒罷廢又舉古師臣坐講故事以廣　上德　上
嘉納之俊在位於親大臣勸聖學辨異端節財用
數數爲　上言諸正德中結權倖干政納賂者通
政張龍廖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使葛景盧
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舉用奉御劉孟陽諸不法
事連發爲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落俊具
言法立於　祖宗守於　陛下而奉行於法官諸
葛亮有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偏
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干內
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內今

雖　陛下盛德左右革心萬一有作奸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之弊安可止耶竊恐　陛下見近日參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內臣豈無論縱恣外臣難免而近日參論意必外臣有輕重於其間也竊惟大小臣又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之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推擊一干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事無大小法皆具奏故　陛下祗見參論之多而不知爲執法之平也惟　陛下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

上不聽案宦監私入獄且具內降送鎮撫司使奏言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小罪犯無不畢由錦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盜妖言者也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鞫刑之禁並送法司　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寧以所忌惡付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鈺所告太監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　祖宗之舊也疏上獄竟付鎮撫後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皆將扳求內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

上怒詰責俊以不得其職乞致仕疏八上乃允俊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强禦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隷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每推先焉及遘疾遺表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皇明書卷之二十四終